

南雷集

三



南雷文案卷六

姚江黃宗羲著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己亥

予束髮出遊於淛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
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塈漚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
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嵬瑣解果之
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
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
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子偶問之曰吾聞文
虎履安一簽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
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淛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
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淛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此兩人文

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竒。日益甚。東江。

士人

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湖。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子弟晦水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先生旣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

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
江天風駁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
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
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
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
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鐘世
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
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
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
兼防參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
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

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
其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
過之荒臺天未傍徨而不能去先生卽好竒乎而抑鬱懸樵行
天得置之寂莫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
之好竒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汎者先生之同年生
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
裏汎得生而先生病矣卽此一事之竒亦人之所不可及
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
聞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塋西山之
應舉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

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懋世德世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瘡剪燭相對淒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瘡爲之不知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渾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高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汞飛鉛徙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躉躋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廣誌

癸卯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魏爲最著
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聞文譽甚盛忠端公五
子二人尙幼不肖與晦木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
考官之入棘圍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
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已卯陳臥子搜晦木而不得不肖
入南圍則搜者在北入北圍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
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
兄弟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爲論者所甚惜
然讀書談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嫣然相
對於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
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

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澤望以去
始惝恍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者甬東陸文虎
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宛陵之官舍自幼傲
倘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
六歲時沿河掬蟹爲戲有塾師諧之曰蟹精善掬蟹澤望
以掬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貫乘龍塾師縮頸異
之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
子乾所劉公以第一貞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
人之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
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故曰
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之曰子有
文名而疎畧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澤望傲然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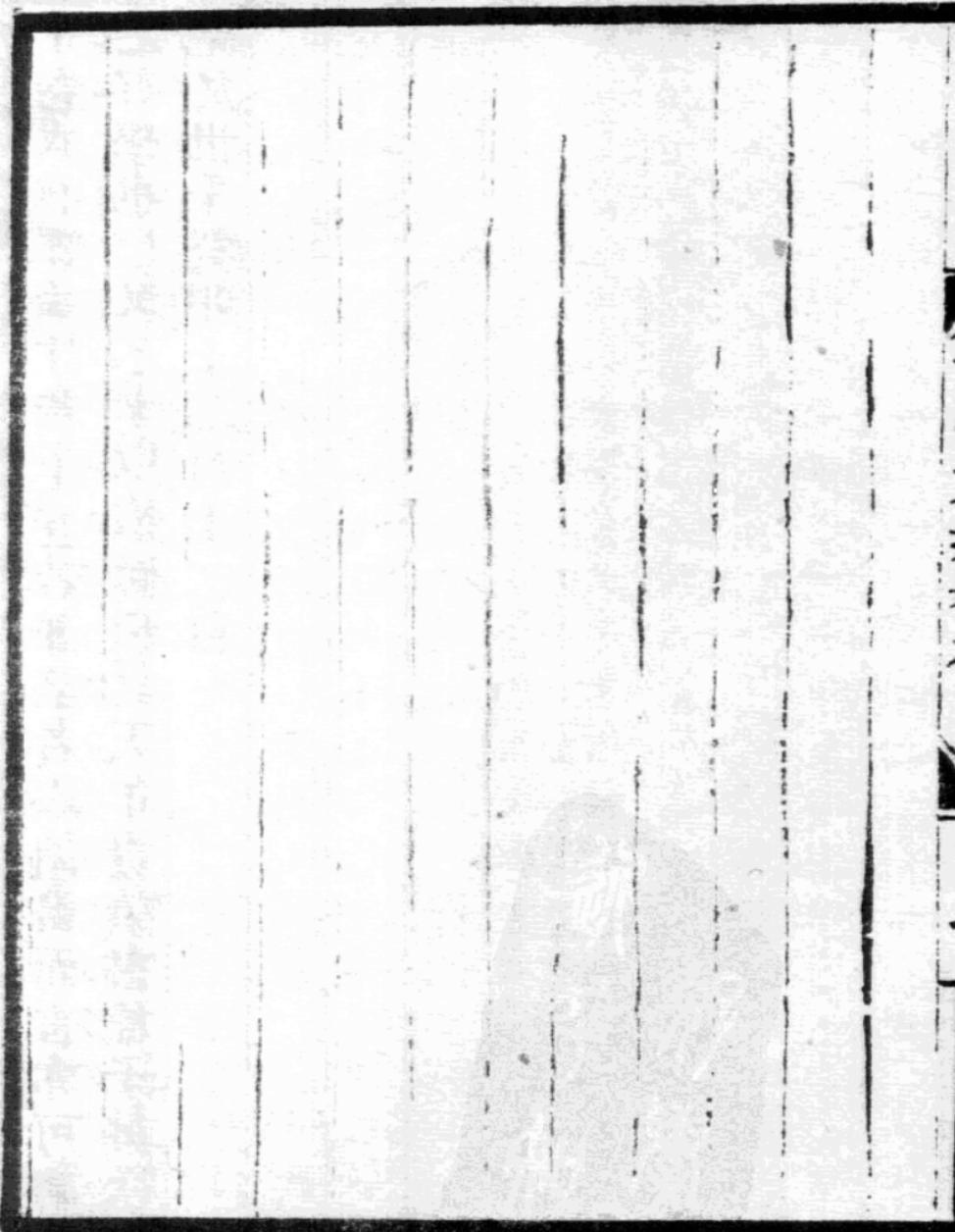
陳遜直對曰疎畧則有之書故無所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墮二等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師名宿方縱橫指取一旦歛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憾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驟長其聲價蓋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瘵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尙強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

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襍亂鈎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冥搜博覽天官地誌金石筭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益無勿與予同者其詩初喜僻奧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同六朝便高臺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刊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之凡喫茶合眼躲閃籬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穿剝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

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致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
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
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儀寒變故不得
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
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疇人率爾必欲突兀
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奧
江郵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是豈學佛者所宜有
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
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卽彼教
中之耑門者尙且入而逃其向背澤望乃能筭沙搏空其
精也乃其所謂憤憾之甚者邪曾祖諱大綏祖諱曰中贈
封皆太僕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母妣

氏封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畱仙之孫也次字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常一日去手丙子場後卽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綱齊文集若干卷綱齊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註若

于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憾損其天年。豈讀書種子真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旣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眉中耿耿者未易下牕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

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字燭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慷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舞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詐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